论威廉·布莱克创作中的诗画共生

A Study of the Symbiosis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in William Blake's Works

应宜文（**Ying Yiwen**）

内容摘要: 本文探究威廉·布莱克诗画的可视形象，以共生创构方式深化诗意，展现一种跨界融合的诗歌审美意象。他的诗画以线条统领全文，构成“点睛”之笔，成为复活诗意之想象力，融会贯穿诗歌与绘画之间通感的一座桥梁。通过图像考辨，首次总结其诗画视觉设计的八种创构类型，解析各时期布莱克作品的不同特征与风格。他将视觉形象的塑造与文辞符号的表达一体化，消除诗歌与绘画之间的“分水岭”，使两者相互依存、融合共生，呈现自然生发、两全其美的创作状态。他的诗画合体范式对西方近现代诗学与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威廉·布莱克；诗画共生；线条；可视形象；视觉设计

作者简介： 应宜文，博士，浙江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诗歌跨学科研究、艺术学理论研究。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布莱克诗画创作的视觉想象与互文研究”【项目批号：15BWW05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 Study of the Symbiosis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in William Blake's Works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research William Blake's visible images of poetry and painting, which could promote poetic inspiration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through visualized symbiosis methods. Blake's works exhibit one kind of interdisciplinary poetic aesthetic imagery. In his poetry and painting, visible elements of lines become the key points and control over the full poems to revive imagination of poetry. Lines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ridge and mirror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in harmony.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and methodical review of images and poetic texts, the article generalizes eight original types of Blake's poems and paintings by the view of visual design, and analyses differen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idioms of his works at all ages. His creation of visual images and expression of diction symbols are an organic whole without watershed between poems and paintings. His compromise symbiosis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is mutually attached to expression, which would be considered as one kind of innovation state of mind and method satisfactory to both sides. Blake's conjunctive form of poetry and painting made a profound impact on western poetry and art studie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William Blake; symbiosis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line; visible image; design of visualization

Author: Ying Yiw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Desig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Her major fields of inquiry includ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English poems, theories of art and art education (Email: yingyiwen@vip.126.com).

引言

18 世纪中期，英国希冀本土艺术得到蓬勃发展，使其与当时被誉为“艺术之都”的法国相媲美。随之，伦敦的装饰与艺术产业（Decorative and Artistic Trades）逐渐兴盛，英国美术教育从社会中、上阶层挖掘具有艺术潜力的年轻一代，培养并资助青少年从事纯艺术创作（Phillips 19）。1760 年，伦敦艺术家统筹中心首次举办年度艺术展赛，为杰出艺术传承人颁奖（Myrone 201）。威廉 · 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幸运地出生在“英国艺术兴起”的时代。他十岁进入由威廉 · 希普利（William Shipley）创建的亨利 · 帕斯美术学校（Henry Pars's drawing school）接受绘画启蒙教育及美术基本功训练（Phillips 12）。他的老师威廉 · 帕斯（William Pars）曾游学希腊、涉猎亚洲艺术并擅于摹绘经典的古希腊建筑画，布莱克受老师帕斯的影响间接地学习古希腊艺术及接触亚洲艺术，他将老师的古希腊建筑画以镌刻方法再现出来，一鸣惊人地展露了他化用古今的艺术才华。布莱克还曾临摹各种古典艺术模型，他向古典艺术学习的热情与天赋感动了亚伯拉罕 · 兰福德（Abraham Langford），当时规模盛大的兰福德拍卖中，使他有机会亲眼鉴赏到古典艺术以及文艺复兴大师的真迹，其中包括拉斐尔（Raphael）、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艾伯特 · 丢勒（Albrecht Durer）等（Phillips 25），可谓转益多师、博学众长，开阔并提高了布莱克的艺术眼界。

1772 年，布莱克成为版画家詹姆斯 · 巴赛（James Basire）的学徒，巴赛擅长刻绘古籍书以及历史人物肖像，独具慧眼的布莱克热衷于研习这两种雕刻技巧并深悟其中的奥妙，使他很快能熟练驾驭不同版画技法完成高难度的作品。七年版画求学历程，使布莱克不仅深入领会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且磨练了他从事铜版雕刻、蚀刻和点刻的创作技能。1779 年，布莱克获得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深造机会（Vaughan 21）。杰出的艺术家必然是各种艺术熏陶与技能训练合乎逻辑的结合，对于他这样艺术悟性极高的天才来说，接受系统而严谨的学院派艺术修炼，无疑是一种锦上添花

的拓展。这为他日后从事诗歌与绘画合体创作奠定基础，也对他日后表现诗歌中的“可视化”因素起到关键作用。他的传世作品《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美国：一个预言》（*America a Prophecy*）、《欧洲：一个预言》（*Europe a Prophecy*）和《尤里森之书》（*The First Book of Urizen*）等皆为诗画合体范式。

一、线条：诗与画通感的桥梁

布莱克诗画中遍布可视的线条是贯通诗歌意旨的“指挥棒”。他通过连绵回绕、灵动万变的线条表达融入在字里行间的情感、诗歌的涵义、语汇的节奏、艺术的思维与想象力的源泉。首先，布莱克的诗画以线条统领全文，延续变化的线条构成“写诗点睛”之笔。诸如《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诗画原作第 53 页《学校里的男孩》（“The School Boy”）采用植物凝成的线条营造画面气氛，发挥线条的魅力来直抒胸意；如《天堂与地狱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诗画原作第 21-24 页中所用精巧的线条不仅富有装饰美感和节奏韵律，并成为诗歌导读与分段的重要符号；又如《弥尔顿之诗》（*Milton a Poem*）诗画原作第 9 页体现为生动的线条、布局的巧思与意境的奇幻，首尾呼应、此起彼伏的线条是布莱克心迹的自然流露，这是一幅充满想象力的佳作。

其次，布莱克的诗画创作使笔者不禁联想起德国文艺复兴代表画家汉斯·何尔拜因（Han Holbein）精密细致的线条之美。布莱克的诗歌以绘画达意采用“纯粹的线条刻绘”汲取了丢勒（Albrecht Durer）的画风及意大利版画家马冈东尼奥·莱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精于控制线条及刻画轮廓线（Phillips 11），布莱克创作中“收放自如”运用线条的例子举不胜举，诸如《美国：一个预言》（*America a Prophecy*）诗画原作第 12 页的诗文展示，以线条表现张驰、形义与空间留白。在《摇篮之歌》（“A Cradle Song”）诗画原作中“甚至未出现任何实体形象，仅仅依托诗文的书法和抽象灵动的线条，再现了诗歌的意境与想象”（应宜文，“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的书法之美”147）。同诗集的《春》（*Spring*）以充满意趣的线条烘托一种欢腾鼓舞的氛围，诗文与线条交相辉映形成画面的主旋律，使人们感受到春天的欢乐之情。布莱克擅用线条表达诗意与情感，可见他深受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影响而师古创新的印迹。

再者，2016 年笔者在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 Gallery）欣赏布莱克诗画原作展。《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卷首页展现出精妙的诗文，健逸的字体，纯熟的技巧，流畅的线条，诗歌与画境相互映衬，视像与诗意互为生发，这是一种诗意盎然、意在笔先的创作。布莱克画境中的线条为势而行呈现了一种图像化的表达方式，诗词的每一个字母都在述说着诗歌的内

涵，涌现出一种独特的视觉美感，体现与中国古代六书之一“象形”造字法（何九盈 3865）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象形”元素，从而引导读者深入作者的思想情怀之中。“一幅好的英文书法作品跟东方书法一样，能表达一种抽象的意境，启迪人们的思维，给人以一种趣味无穷的美的享受”（闵志平 1）。布莱克的典型作品有《瑟尔之书》（*The Book of Thel*）诗画原作第 1 页的标题“THEL”一词的线条体势一笔而成，挥洒自如犹如中国草书之章法。又如《罗斯之歌》（*The Song of Los*）诗画原作的封面页“The Song of Los”字形如画动静交错，用字装饰图给人们一种空灵超然之感，仿佛布莱克创造了一种舒展、俊朗的英文新书体。

笔者认为，布莱克对线条的创造力可谓独步一时，他于 1826 年完成的作品《拉奥孔》（*Laocoon*）图中甚至将诗句及文字聚合成一排排“句线”，环绕在主体图像四周，图像与“句线”凝集成图与底的一对守恒的空间，视觉效果上互为装饰达到最佳状态。诗意与线条融合的代表作《一个梦想》（“A Dream”）的字体亦然转化成一种绘画元素，英文字母“A”和“D”的字形演化为飘逸而富有节奏感的线条，其间穿梭着姿态各异、优美可掬、活泼生动的人物形象，字母与线条巧妙地联成一体美不胜收。显然，可视化的线条是布莱克表达诗篇韵律、抒发思想情感、复活诗意之想象力、再现诗歌画境的表现方式，也是他融会贯穿文学、诗歌与绘画之间通感的一座桥梁。

二、设计：可视形象的创构类型

布莱克诗歌的可视因素体现在他精心构思的画境之中，展示图像与诗歌互文见义的设计。“由诗歌的艺术转换成视觉的艺术，由表现情节的诗文再创为追求画面意境的视觉语言更是一项漫长艰难的创举”（应宜文，“布莱克与多雷《神曲》诗画创作比较”75）。他的多部原作都将诗与画设计成可视的艺术形象，采用不拘一格的字形映衬画境，又用灵妙唯美的绘画烘托诗文，展现诗画共生的视觉想象天地。比较布莱克的传世作品，笔者发现可分为门式围合型、窗式围合型、上下配置型、左右配置型、图底融合型、多层分阶型、图绘想象型、书体想象型八种视觉设计类型。

第一种门式围合型：通过抽象线条、植物图形或字体设计使画面总体呈门框样式的构图形式。第二种窗式围合型：通过抽象线条、植物图形或字体设计使画面总体呈窗户样式的构图形式。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作品《瑟尔之书》原作封面页（*The Book of Thel*, front cover）、《美国：一个预言》原作第 9 页（*America a Prophecy*, plate 9）[1] 等。第二种类型的代表作品《天真与经验之歌》原作第 49 页“一棵毒树”（*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plate 49: “A Poison Tree”）、《罗斯之歌》原作第 6 页“亚洲”（*The Song of Los*, page 6: “Asia”）

1 以下有关布莱克典型作品或代表作品的图例均选自：Bindman, David. *William Blake: The Completed Illuminated Book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0).

等。这两种类型具有相似之处，创作构思上都以“门框”或“窗户”样式作为构图依衬，突出了诗歌的主题与内容，使诗与画相辅相成，更加引人注目。

第三种上下配置型：绘图与诗文呈有序的上下布局形式，构图呈现上方图下方诗，或相反呈现上方诗下方图。第四种左右配置型：绘图与诗文呈左右布局形式，构图呈现左边图右边诗，或相反呈现左边诗右边图。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作品《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原作第 21 页（*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plate 21）、《天真与经验之歌》原作第 9 页“小黑孩”（*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plate 9: “The Little Black Boy”）等。第四种类型的代表作品《天真与经验之歌》原作第 36 页“小女孩的寻获”（*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plate 36: “The Little Girl Found”）、《欧洲：一个预言》原作第 9 页（*Europe a Prophecy*, page 9）等。这两种类型在构图上呈对立形式，从创作构思而论，“上下”和“左右”的布局形式不仅保持了诗歌版面的完整性及连贯性，又充分映现绘画的叙事情节及艺境，使诗与画互相呼应、更为贴切。

第五种图底融合型：整幅画面将诗文与绘图融合一体，呈“图”与“底”互补互衬的构图形式，字体设计与图像风格一致。第六种多层分阶型：以抽象线条作为穿插，通过字体设计将画面分界，字里行间形成多个层次并使诗歌的段落更为清晰易读。第五种类型的典型作品《天真之歌》原作封面页（*Songs of Innocence*, front cover）、《弥尔顿之诗》原作封面页（*Milton a Poem*, front cover）等。第六种类型的代表作品《天真与经验之歌》原作第 16 页“摇篮曲”（*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plate 16: “A Cradle Song”）、《弥尔顿之诗》原作第 25 页（*Milton a Poem*, plate 25）等。这两种类型其设计特点是诗文与绘画的表现方式更加融洽，互不可缺。创作思路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两者融合共生、相得益彰，构成相谐的诗画合体范式。

第七种图绘想象型：围绕诗歌创作的绘画占主要画面，图像设计烘托诗歌意境，成为诗歌内涵的表达及延展，产生富于想象力的图绘意识。第八种书体想象型：以诗歌文字占主要画面，字体设计结合线条变化生动形象，表达充满想象力的思绪与抽象表现艺术之美。第七种类型的典型作品《天真之歌》原作第 25 页“婴儿的欢乐”（*Songs of Innocence*, plate 25: “Infant Joy”）、《欧洲：一个预言》原作第 8 页和第 10 页（*Europe a Prophecy*, page 8 and page 10）等。第八种类型的代表作品《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原作第 6 页和第 19 页（*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plate 6 and plate 19）、《欧洲：一个预言》原作第 14 页（*Europe a Prophecy*, page 14）等。这两种类型的设计布局精妙，以图绘或英文书法为主体展开视觉联想，发挥时空想象力及多元艺术表现语汇，使视觉创构的形象与文思表达一体化再现诗歌涵义。

据图像考辨，布莱克早年的诗画创作采用“上下配置型”、“门式围合型”、“窗式围合型”比较普遍，他晚年的作品采用“图绘想象型”、“书体想象型”

颇为常见，而“多层分阶型”、“图底融合型”、“左右配置型”则在他不同时期的多部创作中均有选用，通常被穿插运用于整部诗画作品之中。通过可视形象的分类，我们能够更为整体地、清晰地解析布莱克的诗画创作风格，更为精确地把握他从早期至晚期各阶段的文脉与画理。他早年的诗画作品受到英国传统美术教育的影响更讲究布局、章法、技法等范式，而他晚年的创作意趣悠长融入更多再创造的因素，艺境随兴灵动、个性鲜明，更趋于表达自我的想象与内心世界，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境地。

图 1 《天真之歌》第 15 篇《欢笑的歌》，创构类型：上下配置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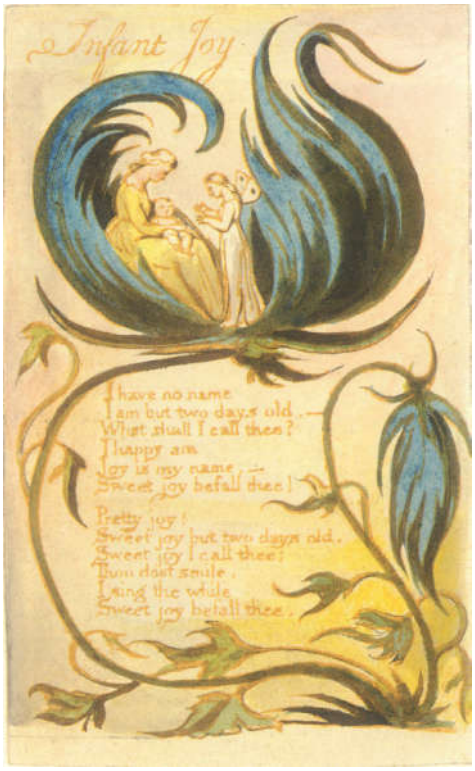

图 2 《天真之歌》第 25 篇《婴儿的欢乐》，创构类型：图绘想象型。

三、共生：视觉意象的自然生发

在“英国艺术兴起”特定时代背景下，布莱克接受过系统而完善的美术教育，从版画学徒到皇家艺术学院深造，使他具备扎实的美术功底与超群的绘画技能。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后期，欧洲著名艺术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专为小说、诗歌、剧本配置插图的画家，因插画而闻名的古斯塔夫 · 多雷（Gustave Dore）就是其中一位，不仅如此，布莱克于 1779 年任职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作为商业插画雕刻师（Phillips 61）。他在雕刻、素描及绘画方面的艺术技能是通过漫长的学习练就而成，然而，并非所有画家都具有文学创作的禀赋，笔者认为，布莱克热爱文学创作，他以诗歌表达他的想象与志趣，他所掌握的各种绘画及雕刻艺能最终是为他创作诗歌服务的。他的创作过程不是待写完

诗歌之后单纯为美化图面而增加绘画，更不是先完成绘画为了弥补画面空缺而填写诗歌，而是诗歌与绘画互为生发创构而成。他在创作时精神饱满、激情澎湃而又充满幻想，蕴藏在他内心的创作思绪倾泻合出、尽情畅怀！

人们在创作过程中皆可能瞬间“闪现”可视的形象，布莱克“擅用夸张而具有视觉创造力的艺术表现手法，表现出一种写意洒脱、出神入化、情趣盎然、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诗意空间与艺术境界，使诗歌的含蓄美、凝练美、意境美、空灵美、简远美再现于视觉图像之中，形成诗集独具特色的视觉审美意象”（应宜文，“威廉·布莱克画境中的《天真与经验之歌》”135）。对他而言，诗歌仅以文字表述趋于单调而缺乏想象，表现广度和力度均不够到位，不足以表达他全部的梦幻创意，不足以将他脑海中的场景画面全盘呈现，所以，他选择诗画共鸣、共生创构的方式，绘画不但能够还原诗歌叙事情节的景象，还能够还原诗歌的意境并且深化诗歌的涵义，他的诗与画俨然一种自然生发。

布莱克在文学创作方面可谓是天才，他凭借自己的诗歌感悟力与天赋，创作并绘制了多部脍炙人口、口碑载道的“视觉化”诗集。或许是诗歌启发了他的绘画，或许是绘画塑造了他的诗歌，他的诗与画跨界融合，犹如孪生兄弟一般，亦是共生一体。其中《老虎》一诗以图文并茂形式连续被写入教科书并成为青少年必读的范文，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名诗。20 世纪以来，他的诗画创作经久不衰、传播甚广，以各种形式被选用在当代海报设计、动漫设计、相册封套、书籍封面之中。正如学者迈伦所述：“他的诗歌与绘画创作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已融进英国人的血脉之中，实质上，曲尽其妙地体现了英国乃至西方诸国的文化思想”（Myrone 7）。布莱克的诗与画代表着西方艺术文脉的经典传承，诗歌充分体现了他的理想与意志，他的诗学思想既有预言性又富有感染力，其诗画合体范式对西方近现代诗学与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布莱克“可视的诗歌”中蕴涵了他的真知灼见，他塑造的视觉形象与文辞符号的表达是一体化的，他运用直观或抽象的“可视化”形象来表达他的内心情感，运用绘画语言与抽象字体形象的双重法式展开视觉想象以拓展诗意，消除了诗歌与绘画之间的“分水岭”，进而使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影响、融合共生，这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创作状态。他以可视形象展现内心世界的微妙情感，在想象力的驱动下，创生一种诗画共生的视觉艺术领域。诚然，布莱克是一位跨学科、善创造、善想象具有多重天赋的奇才，更不愧为一位独具卓识的“视觉诗人”。

Works Cited

Bindman, David. *William Blake: The Completed Illuminated Book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0.

Blake, William. *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94.

—. *William Blake's Divine comedy illustrations: 102 full-color plate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8.

何九盈、王宁、董昆主编《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

[He Jiuying, Wang Ning, Dong Kun eds. *Ci Yuan. (Chinese Etymology Dictiona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闵志平、朱淑贤编著《英文书法典范》，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年。

[Min Zhiping, Zhu Shuxian. *Classical Examples of English Calligraphy*. Beijin: Bei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2003.]

Myrone, Martin. *The Blake Book.* London: Tate Publishing. 2007.

聂珍钊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Phillips, Michael. *William Blake: Master & Apprentice.*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4.

Stevenson, William Henry. (Editor) *Blake: The Complete Poems. Third Edition.* London：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7.

Vaughan, William. *William Blake.* London: Tate Publishing. 2013.

吴笛著《比较视野中的欧美诗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年。

[Wu Di. *Comparative Stud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etry.* Beijing: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4.]

应宜文：“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的书法之美”，《美术观察》3（2016）：147-148.

[Ying Yiwen. “Beauty of Calligraphy from Blake's 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Art Observation*. 3 (2016):147-148.]

—：“布莱克与多雷＜神曲＞诗画创作比较”，《新美术》12（2016）：75-79.

[—. “Comparative Studies of Poetry and painting between William Blake and Gustave Dore Based on Divine Comedy.” *New Arts.* 12 (2016):75-79.]

—：“威廉·布莱克画境中的＜天真与经验之歌＞”，《中文学术前沿》1（2013）：131-135.

[—. “Picturesque Scene of William Blake's Songs of Innocence and of Experience.”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 (2013):131-135.]

责任编辑：郑红霞